

日本首相回忆录丛书

Gongzhexivi Huiyilu

宫泽喜一回忆录

● 访谈记

[日] 御厨贵 中村隆英◎编

姜春洁◇译

王 柯◇审校

东方出版社

宫泽喜一回忆录

● 访谈记

「日」御厨贵 中村隆英◎编
姜春洁/译 王 柯/审校

Gongzexiyi Huiyilu

日本首相回忆录丛书
浙江大学日本研究所 王 柯/主编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宫泽喜一回忆录/[日]御厨贵、中村隆英 编 姜春洁 译

王柯审校.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4

ISBN 978-7-5060-3343-5

(日本首相回忆录丛书)

I. 宫… II. ①御…②中…③姜 III. 宫泽喜一回忆录

IV. K833.13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7444 号

聞き書

宮澤喜一回顧録

御厨貴 中村隆英 編

岩波書店 2005

宮澤喜一回忆录

GONGZEXIYI HUIYI LU

[日]御厨贵、中村隆英 编 姜春洁 译 王柯审校

東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30 千字

ISBN 978-7-5060-3343-5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最好的政治

宫泽喜一（1919年10月8日—2007年6月28日）先后写下过三本回忆录性质的著作。第一本是1991年6月出版的《战后政治的证言》（读卖新闻社），第二本是1995年4月出版的《新·护宪宣言》（朝日新闻社），最后一本就是这本2005年3月出版的《宫泽喜一回忆录》。毫无疑问，作为回忆录来说，三本书中最有价值的就是这最后一本。其理由很简单，宫泽喜一本人在第一本出版之时，尚未担任日本政府首相，还没有走到他政治生涯的最辉煌点。第二本书虽然出版在宫泽喜一担任过日本首相之后，但是时间仍然是在他临危受命，以曾经担任过首相之身出任大藏大臣，达到他晚年政治生涯的另一个辉煌点之前。而最后一本，也就是本书，则成书于宫泽喜一从议员位置上完全引退以后，也是他集人生之大成的最后一部著作。

宫泽喜一在1991年11月成为第78届日本政府首相，但1993年6月因为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分裂，众议院通过了内阁不信任案，在接着进行的众议院选举中因为没有取得半数以上的席位，结果成了在野党，1955年以来自民党一党专政的“55年体制”崩溃。宫泽喜一作为当时的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他的体验与感受不能不说是弥为珍贵。因为34岁进入政界之前一直在大藏省重要部门工作，宫泽喜一是自民党内屈指可数的财政问题专家，他曾经在竹下登内阁里担任大藏大臣时导入了消

费税体制。1997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为了渡过难关，宫泽喜一接受了小渊惠三首相的极力邀请，于1998年7月再次出任并连续担任了三届大藏大臣（后因大藏省改名为财务省而为第一代财务大臣），制定并通过了“金融再生关联法”和“金融健全法”，出笼了“新宫泽构想”并据此向东南亚各国进行了300亿美元的经济支援，为帮助世界渡过这次经济危机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担任过首相之后又数度出任大藏大臣的高桥是清经历相似，因而被称为“平成时代的高桥是清”。

高桥是清为抑制通货膨胀而反对增加军费，遭到军部的忌恨，最后在2.26事件中被暗杀。宫泽喜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带有牺牲精神的悲剧性人物。1987年秋，宫泽喜一和安倍晋太郎、竹下登三人竞争中曾根康弘退下来之后的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位置，结果由中曾根裁决竹下登继任，作为副首相和大藏大臣进入竹下内阁的宫泽喜一辅佐竹下登导入消费税，完成了自民党多年来进行税制改革的夙愿。4年之后，终于登上大位的宫泽喜一，尊重社会大众的呼声，决心实行政治制度改革，然而为了通过“政治改革关联法案”却遭到了感到自己地位受到威胁的一部分自民党议员的强烈抵抗，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执政党议员向在野党提出的“内阁不信任案”投赞成票的现象，使宫泽喜一成为葬送自民党连续38年执政历史的首相。

后来，宫泽喜一在对这段历史进行反省时说：“我的政权之所以崩溃，其原因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我不会在党内搞人际关系。”这句话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宫泽喜一是出了名的不会阿谀奉承的政治家。据说有一次在酒席上他对竹下登说，听说你进早稻田大学时，商学部不用参加入学考试就可以进去？可想而知，这句话引起了竹下登多大的不快。有一位记者回忆

道，能比宫泽喜一更让谈话者紧张的大概再无他人。他初次见到宫泽喜一时递上名片，兴奋地说了一句：我和您的生日同为10月8日。结果宫泽喜一头一歪反问了一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吗？一句话，让这位记者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

宫泽喜一因为从担任大藏省官员的时代就一直跟随池田勇人（后任首相），从战后日本被美国占领时期就开始参与处理日美关系，作为旧金山和约日方最年轻的代表团成员参加谈判，出席池田与肯尼迪总统的会谈等，直接参与了日本战后政治进程中许多重要事件，所以被称为战后日本政治的活字典。加上从42岁起就开始担任经济企划厅长官，历任通商产业大臣、外务大臣、大藏大臣、官房长官等重要职务，宫泽喜一从很早就被财界看好为首相人选。迟迟未能当选首相，除了他的高傲性格之外，毫无疑问，还与他只愿意干实事，不愿多参加权力斗争有关。据说，在那次丢掉政权的选举结果出来后，仍然维持了第一大党地位的自民党实际上并不是完全没有能力组织反击，但是宫泽喜一没有听从他人劝告，而以平淡的口吻向媒体宣读了自己亲自准备的退任宣言。田中角荣曾经这样评价宫泽喜一，他是一个一流的秘书，却不是一块政治家的料子。

宫泽喜一与田中角荣是日本两种完全性格不同的政治家，人们当然可以根据他们作出的功过而对二者评价不一。但是，宫泽喜一曾经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却让我们感到了他具有着足以与田中角荣抗衡的魅力：“最好的政治，就是让人感觉不到政治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不炫耀权力。”宫泽喜一在许多场合都谈到他对“权力”的认识：“我对权力总抱有那么一点怀疑，尽管如果正确使用它也并不都是坏事。但是我感到自己从体质上就与它合不来。因为不知道该怎么使用，所以就尽量不去动用它。”“我以为权力已被滥用过多，所以当到了自己（成

为掌权者)时常常如履薄冰。”宫泽喜一的洁身自好,甚至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例如,2001年1月,因为大藏省改名为财务省,宫泽喜一成为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位财务大臣,人们便想让他书写“财务省”的牌子,因为宫泽喜一的书法造诣很高,而过去的“大藏省”牌子也是由时任第一任战后的大藏大臣、宫泽喜一在政治上的恩师池田勇人挥毫。但是,宫泽喜一却坚决地拒绝了这一提议:“王羲之书法,无出其右”,通过电脑从书圣的遗墨中找到了合适的三个字。

宫泽喜一曾经说过:我就是个东京生东京长的人,因此从来就没有什么荣归故里的念头。在日本政界中,大概也没有几位政治家能与宫泽喜一相同,具有这种对于“权力”的认识。宫泽喜一认为:“政治的任务就是尽力为国民营造一个能得到幸福的环境。”(《新·护宪宣言》)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他还始终是一位坚定的“护宪派”。当然,与社会党过去不承认自卫队的合法性和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所谓的“革新护宪派”不同,宫泽喜一的所谓“护宪”是以承认以上两者的合法性为前提的。然而,当社会党取得政权后改变方针,不仅承认以上两者的合法性,甚至与自民党中的右派也进行合作之后,“真正的护宪派”的代表人物,就变得非宫泽喜一莫属了。

宫泽喜一是战后第一位公开说出“护宪”的日本首相,他之所以始终坚持“护宪”,目的就是为了让日本再犯过去的错误,再走过去侵略其他亚洲国家的老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强烈主张要对日本在海外行使武力进行严格的限制,因此不能修改严禁日本在海外行使武力的宪法第九条。尽管他在首相任上,通过了可以允许日本自卫队到国外参加“维和行动”的“协助维和行动法”,但是他始终反对自卫队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坚决反对日本自卫队参加由多国军队组成的“联合国

军”。他公开教育日本的青年一代，不要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没有军队很奇怪，要想想过去的日本军作出的事情就会明白这部禁止日本发展武装力量、禁止日本在海外行使武力的宪法的意义所在。他认为，这部由于禁止发展武装力量、禁止战争行为，从而给战后日本带来繁荣的宪法，堪称世界的一个创举，不仅值得称道，而且今后还要“维持”下去。有记者询问宫泽喜一，他所尊敬的日本政治家是谁？他回答的第一位就是公开批判日本侵略亚洲的石桥湛山。对于日本社会中一部分具有军国主义思想的人认为日本二战中虽然败给了美国，但并没有败给中国的想法，宫泽喜一公开加以否定，说从日本军队一踏上中国的土地时他就感到日本打不赢这场战争。

可以看出，宫泽喜一“护宪”思想的底线之一，就是不要再去伤害那些曾经被日本在过去那场侵略战争中受到过严重伤害的亚洲各国人民。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思想，他在担任官房长官时发表“宫泽官房长官谈话”，指出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进出”应该为“侵略”，从而为确立日本历史教科书检定制度中的“考虑近邻国家感情原则”奠定了基础；在担任日本政府首相时来到韩国，就“慰安妇问题”向韩国国民正式谢罪；在小泉纯一郎当首相时以首相名义参拜靖国神社时，对小泉的做法公开提出批评，认为小泉不仅没有尽到向日本国民说明参拜原因的责任，也没有考虑到那些被伤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在中日关系上我们应该记住的是，他在首相任上时，不顾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拼死反对，不顾被人咒骂为“卖国贼”，促成了日本平成天皇于1992年10月顺利访中，从而使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本书采用了口述历史的方式，是由日本最著名的口述历史研究大家、现任东京大学教授的御厨贵带领他的研究团体进行

的采访。也许是一种缘分，我曾经有幸和御厨贵教授一起共同获得过第18届三得利学术奖。口述历史是近来颇为流行的一种研究方法，尽管在采访方法和如何解读上尚存在着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从本书中就可以感到采访者有诱导询问的倾向），但是它在积累公共财上所能够发挥出来的威力却不可轻视。尤其是这种方法，可以让著作以口语体写出，从而通俗易懂。所以说，本书可以为帮助我们正确、深刻地理解邻国日本，尤其是了解日本政治或是中日关系的历史进程。

2009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1周年。我非常感谢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和我以及浙江大学日本研究所的同事们一起确定了“日本首相回忆录丛书”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题材。但愿我们的辛劳，能够在推动我国的日本研究上，同时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互相理解、促进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的事业作出一定的贡献。最后再次感谢我的学生、现任教于中国海洋大学的姜春洁老师，他在繁忙的工作中依然承担了本书的翻译工作，以栩栩如生的优美的语言再现了日本政治、社会、外交等许多历史场景。

本书完全按照尊重原著的原则译出，但是毕竟两国语言体系不同，因此在学术研究中进行参考时，如果出现解释不清或有疑义的地方，都请以原著为准。另外还要特别声明的是，本书只是作为译著出版，其中各种观点纯属作者自己的观点。

主编 王 柯

记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1周年

序 言

我曾在大学任教，1977年到1979年之间兼任经济企划厅经济研究所所长一职，至今已逾25载。虽说这之前也不时与政府机关打着交道，但能够亲身进入机关组织，亲眼见到决议制定与信息传达的运作流程却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

在我任职所长的这两年间，曾先后效命于三任企划厅长官（国务大臣），宫泽喜一便是其中的第二任。经济研究所里有个国民所得调查室，负责每季度国民所得的统计发表。按规定，在得出推算统计结果后必须首先向大臣汇报，再由大臣向内阁会议报告后予以公开发表。当时正值使用联合国新定标准进行国民经济计算（SNA）的推算方法刚刚确定之际，为了用新推算方法代替旧方法进行各项指标的演算，其中涉及事务繁多，我也因此不得不一次次地进出大臣办公室。这种时候，负责人必须将所提交资料向大臣进行说明，而大臣则逐字逐行地指着资料，一边认真阅读一边仔细聆听。指尖平滑地移动意味着平安无事，可只要在一点上稍作停留，尖锐的提问便立刻随之而来。有时，一把手的负责人也会被问得语塞，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坐在一旁的我出马相助了。别的大臣不至于一味追问，可宫泽大臣却总让我们在跨入大门之际紧张不已。

但是说心里话，在向新SNA推算方法转换的那段日子里，真是承蒙大臣对我们照顾有加。1978年那会儿，经济增长率俨

然成了报纸经济版的重要话题，我们也因此开始担心社会上会传出这样的流言：新统计方法得出的增长率如果比旧方法有所上扬，那不正是一种操作增长率的作假手段吗？想到这些，我们不由得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所幸的是，新 SNA 方法得出的前年度（1977 年度）增长率与旧 SNA 方法所得结果几乎持平。大臣听取了该汇报后也不禁喜形于色，并立即下达命令，为避免蜚短流长，本来预定发布在季度速报上的新 SNA 推算方法将提前一个月公诸于世，以求达到快刀斩乱麻的效果。这之后我们便忙于将日程提前，致力于新 SNA 的公布发表，终于顺利完成了新旧交替的工作程序。看似小事一桩，但对我们经济研究所来说却是重大问题，当一切顺利结束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卸下千斤重担后的轻松心情。

这之后的近 30 年里，我总是在一年一度的企划厅旧友会上见到宫泽大臣，会上见面也只是简单寒暄几句而已，直到后来我答应协助伊藤隆先生和御厨贵先生对大臣进行人物访谈，这才又一次陪同御厨先生一起拜访了宫泽事务所。幸而大臣欣然应允，我们也因此得以进行了 10 次访谈记录。当这些访谈内容最后被整理成册时，我们的成就感实在是无以言表。唯一遗憾的是，青山学院大学的新保生二先生于去年之秋与世长辞。新保先生当年在经济研究所时代担任总负责的主任研究官，对所内一切事宜可以说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如今故人已逝，谨献上回忆录一册，略表敬意以及思念之情。

2005 年 1 月

中村隆英

目 录

CONTENTS

最好的政治 / 1

序 言 / 1

第一章 长大成人 / 1

小学时代 / 1

武藏高等学校入学 / 5

热爱登山与能乐 / 13

出席日美学生会议 / 16

东京帝国大学时代 / 20

进入大藏省 / 22

第二章 战前与战时的体验

——日美学生会议和担任税务署署长时代的往事 / 31

学生时代赴美·当时的日美关系 / 31

开战前的回忆 / 37

战时担任大藏省事务官视察占领地 / 40

沼津税务署的工作经验 / 44

芝税务署时代 / 48

回归本省 / 51

第三章 战败之后的大藏省 / 57

战败之后 / 57

涩泽敬三大藏大臣的往事 / 62

新日币发行和战时补偿的中止 / 64

前往主税局，兼任终战联络部 / 67

对栗栖赳夫、北村德太郎等人的印象 / 74

关于泉山三六先生 / 75

就任大藏大臣秘书官 / 78

道奇来日 / 82

第四章 与 GHQ 进行交涉

——道奇路线与夏普税制 / 85

道奇路线 / 85

夏普来日 / 95

池田藏相赴美之目的 / 104

藏相的随行者 / 112

第五章 媾和会议随行 / 117

“占领”的含义和安保条约的是非 / 117

与麦克阿瑟的和谈 / 121

朝鲜战争的爆发与杜勒斯 / 124

麦克阿瑟的解任和条约的缔结 / 128

和谈过后，回首 50 年 / 132

媾和会议与相关人员 / 136

第六章 宏池会的诞生以及安保骚动 / 141

关于重整军备的国内协议 / 141

池田·罗伯逊会谈 / 148

- 从吉田到鸠山 / 150
石桥·池田·岸之间的关系 / 152
关于宏池会 / 157
安保骚动，从岸内阁到池田内阁 / 160
伊藤昌哉的往事 / 165
吉田·池田·佐藤之间的关系 / 166
关于前尾繁三郎先生 / 168

第七章 池田内阁时代 / 171

- 池田首相访美·与肯尼迪会谈 / 171
担任参议院院运营委员长 / 179
池田三选·引退 / 182
在第二届池田内阁成为经企厅长官 / 187
关于全国整体开发计划 / 190
关于 GATT / 193

第八章 日美纤维交涉 / 201

- 就任通产大臣 / 201
通产大臣就任前的日美纤维交涉 / 204
赴美会见斯坦斯 / 205
日方的自主规制 / 212
朝着政府间协定迈进 / 215
参与众人 / 216
乔冠华的往事 / 225
关于葛罗米柯 / 227

第九章 广场协议和泡沫经济走向崩溃 / 231

- 广场协议 / 231

- 宫泽·贝克第一次会谈 / 233
黑色星期一 / 235
首相时期·应对泡沫经济的崩溃 / 240
住专问题的处理·对银行的公用资金投入 / 241
遭遇暴徒侵袭 / 244

第十章 首相时代 / 247

- 关于 PKO / 247
PKO 的牺牲者 / 252
宫泽内阁和金丸先生、后藤田先生 / 257
天皇访中 / 261
关于老布什总统 / 262
关于克林顿总统 / 267
关于叶利钦总统 / 270

终章 为了二十一世纪日本 / 275

- 如何看待小泉政治 / 275
宪法第九条的随想 / 278
柬埔寨与伊拉克 / 279
战后日本的转折点 / 281
如何看待战后民主政治 / 283
政治家的资质 / 284
日本外交的课题 / 286
二十一世纪日本的目标 / 291

访谈终了之际 / 御厨贵 295

宫泽喜一相关年谱 / 299

第一章

长大成人

小学时代

御厨：首先请您先随便谈谈您的童年时光吧。

宫泽：好的。按照我的户籍所记，我是大正八年（1919年）生于广岛县的，可照我母亲（琴）的话来说，我却是出生在东京的京桥医院。那会儿家父宫泽裕应该还在山下汽船公司任职，可不知为什么他当时人却在东京。

我出生后最初的记忆停留在了大正十二年九月发生的关东大地震上。回忆当然已经变得断断续续了，可还记得当时是住在曲町的土手三番町⁽¹⁾。虽说房子没着火，但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还是跑到土堤上面过了好几天。这些具体细节都是后来听人说起的，我自己早就没了印象，只依稀记得远方的天空被染成了一片火红。还记得一件事，就是每晚父亲回家时，总为我带回值夜班时发的糖果。那阵子据说朝鲜人有搞地下活动的不安定动向，因此当地的住户都几户人家编成一组，轮流守夜值班。父亲就是去值了夜班，才给我带回来那种糖果的。

直到最近，我才得以向曾任众议院议长的船田中先生⁽²⁾直接问起当年的事情，当时船田先生正担任内阁书记官，由于当天受灾情况尤甚，甚至不得不考虑下达紧急敕令。当时电话等一切通信方法全都断绝，只好骑自行车到位于大森山王的枢密院院长清浦（奎吾）的住所，征求同意、并取得议长署名的敕令以后又匆匆赶回。回到首相官邸大约已是傍晚时分了吧，这才发现官邸已经空无一人。原来介于朝鲜人的不安动向已是流言纷纷，大家都到宫中避难去了。先生想到自己一个人也办不成什么事，只得也起身赶往宫中。

最不可思议的是，地震发生当时是中午时分，而船田先生赶回官邸也只是当天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短短几个小时里整个东京居然已经流言四起，大家都已争先恐后赶往避难场所，这一点，我至今仍觉不可思议。因为照当时的通信和报道水平想来，消息又怎能传播如此之快，然而这却是船田先生亲口所说，我亲耳所闻。难道正是因为时局不稳，致使人心惶惶，稍有风吹草动就闹得满城风雨吗？

我那在番町的家大约是已经被毁了吧，我外祖父（母亲之父、小川平吉）当时住在日比谷的内幸町，那个房子只怕也没有逃过毁损的命运。当时记得只有位于四谷的寓所还得以保留，于是便举家匆匆搬往那里，我也就随着家人一同迁往四谷。这几乎算是当时留下的唯一确切记忆了。

大正十三年，家父在众议院议员选举中名落孙山，记得是直到后来的昭和三年（1928年）的普选中才又当选的。这之间的一段日子，父亲选择了回归乡里。本来父亲进入山下汽船公司就是有原因的，因为之前通过了高文（高等文官考试）进入内务省，可竞选资金却怎么也筹集不够，没办法，这才进入公司想法子筹款。之所以选择山下，估计也是因为那会儿山下汽